

演講錄

已集目錄

組織民衆與保衛大西南·····	三	新文藝和文學遺產·····	元
五四歷史座談·····	七	戰後文藝的道路·····	三
給西南聯大的從軍回校同學講話·····	二一	論文藝的民主問題·····	元
獸·人·鬼·····	二五	詩與批評·····	四
八年的回憶與感想·····	一七	艾蕪和回憶·····	二
民盟的性質與作風·····	三三	最後一次的講演·····	三

組織民衆與保衛大西南

民國三十三年昆明各界雙十節紀念大會演講詞

諸位！我們抗戰了七年多，到今天所得的是什麼？眼看見盟國都在反攻，我們還在潰退，人家在收復失地，我們還在繼續失地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不警惕，還不悔過，反而涎着臉皮跟盟友說：「誰叫你們早不幫我們，弄到今天這地步！」那意思彷彿是說：「現在是輪着你要勝利了，我偏敗給你瞧瞧！」這種無賴的流氓意識的表現，究竟是給誰開玩笑！潰退和失地是真不能避免的嗎？不是有幾十萬吃得頂飽，鬪志頂旺的大軍，被另外幾十萬餓得也頂好，裝備得頂精的大軍監視着嗎？這監視和被監視的力量，爲甚麼讓他們凍結在那裏？不拿來保衛國土，抵抗敵人？原來打了七年仗，犧牲了幾千萬人民的生命，數萬萬人民的財產，只是陪着你們少數人鬧意氣的？又是給誰開的玩笑！幾個月工夫，鄭州失了，洛陽失了，長沙失了，衡陽失了，現在桂林又危在旦夕，柳州也將不保，整個抗戰最後的根據地——大西南受着威脅，如今誰又能保證敵人早晚不進攻貴陽，昆明，甚至重慶？到那時，我們的軍隊怎樣？還是監視的監視，被監視的被監視嗎？到那時我們的人民又將怎樣，準備乖乖的當順民嗎？還是撒開腿逃？逃又逃到那裏去？逃出去了又怎麼辦？諸位啊！想想，這都是你們自己的事啊！國家是人人自己的國家，身家性命是人人自己

的身家性命，自己的事爲甚麼要讓旁人擺布，自己還裝聾作啞！誰敢掐住你們的脖子！誰有資格不許你們講話！用人民的血汗養的軍隊，爲什麼不拿出來爲人民抵抗敵人？以人民的子弟組成的隊伍，爲甚麼不放他們來保衛人民自己的家鄉？我們要抗議！我們要叫喊！我們要憤怒！我們的第一個呼聲是：拿出國家的實力來保衛大西南，這抗戰的最後根據地的大西南！

但是，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場，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向政府及全國呼籲，另一方面而我們也得認清我們人民自身的責任與力量。對於保衛大西南，老實說，政府的決心是一回事，他的能力又是一回事。鄭州洛陽長沙衡陽的往事太叫我們痛心了，保衛國土最後的力量恐怕還在我們人民自己的身上。一切都有靠不住的時候，最可靠的還是我們人民自己。而我們自己的力量你曉得嗎？如果善於發揮，善於利用，是不可想像的強大呀！今天每一個中國人，以他人民的身分，對於他自己所在的一塊國土，都應盡其保衛的責任，也儘有保衛的方法。我們這些在昆明的人，無論本省的或外來的，對於我們此刻所在的這塊國土——昆明市，在萬一他遭受進攻時，自然也應善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。諸位，昆明在抗戰中的重要性，不用我講，保衛昆明，即所以保衛雲南，保衛雲南，即所以保衛大西南，保衛大西南，即所以保衛中國，不是嗎？

在今天的局勢下，關於昆明的前途，大概有三種看法，每種看法代表一種可能性。第一種是敵人不來，第二種是來了被我們打退，第三種是不幸我們敗了，退出昆明。第一種，客觀上即會有多少可能性，我們也不應該作那打

算，果然那樣，老實說，那你就太沒有出息了！我們應該用奮發的心情準備迎接敵人的進攻，並且立志把他打退，萬一不能，也要逼他付出相當代價，再作有計劃的，有秩序的榮譽的退卻。然後走到敵後，展開游擊戰爭，給敵人以經常的擾亂與破壞，一方面發動並組織民衆，使他成爲堅強的自衛力量，以便配合着游擊軍。等盟國發動反攻時，我們便以地下軍的姿態，捲土重來，協同他們作戰，以至趕走敵人，完成我們的最後勝利。我們得準備前面所說的第二種，甚至乾脆的就是第三種可能的局面，我們得準備迎接一個最黑暗的時期，然後從黑暗中，用我們自發的力量創造出光明來！這是一個夢，一個美夢。可是你如果不願意實現這個夢，另外一個夢便在等着你，那是一個惡夢。惡夢中有兩條路，一條是留在這裏當順民，準備受無窮的恥辱。一條是逃，但在還沒有逃出昆明城郊時，就被水洩不通的混亂的人羣車馬擠死，踏死，碾死，即使逃出了城郊，恐怕走不到十里二十里就被盜匪殺死，打死，要不然十天半月內也要在途中病死餓死。……衡陽和桂林撤退的慘痛故事，我們聽夠了，但昆明如有撤退的一天，那慘痛的程度，不知道還要幾十倍幾百倍於衡陽桂林！諸位，你能擔保那慘痛的命運不落到你自己頭上來嗎？惡夢中的兩條路，一條是苟全性命來當順民，那樣可以說是一種「不自由的生」，另一條是因不當順民就當難民，那樣又可說是一種「自由的死」。但是，諸位試想爲甚麼必得是：要不死便得不自由，要自由就得死？自由和生難道是宿命的仇敵嗎？爲甚麼我們不能有「自由的生」？是呀！到「自由的生」的路就是我方纔講的那個美夢啊！敵人可能給我們選擇的是不自由和死，假如我們偏要自由和生，我們便得到了自由的生，這便叫作「置之死地而後

生。」

諸位，記住我們人民始終是要抗戰到底的，萬一敵人進攻，萬一少數人爲爭奪權利鬧意氣而不肯把實力拿出來抵抗敵人，我們也有我們的辦法。不要害怕，不管人家怎樣，我們人民自始至終是有決心的，而有決心自然會有辦法的。還要記住昆明在國際間「民主堡壘」的美譽，我們從今更要努力發揚民主自由的精神。那一天我們的美夢完成了，我們從黑暗中造出光明來了，到那時中國纔真不愧四強之一。強在那裏？強在我們人民，強在我們人民呀！今天政府不給人民自由，是他不要人民，等到那一天，我們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強起來了，他自然會要我們的。那時我們可以驕傲的對他說：「我們可以不靠你，你是要靠我們的呀！」那便是真正的民主！我們今天要爭民主，我們便當趕緊組織起來，按照實現那個美夢的目標組織起來，因爲這組織工作的本身便是民主，有了這個基礎，我們便更有資格，更有力量來爭取更普遍的、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。

五四歷史座談

時間——三十三年五月三日晚

地點——縣大新舍南區十號教室

劉繩周炳琳先生報告了五四時候北大的情形，五四運動的中心是在北大，而清華是在城外，五三那天的會不能夠去參加（記者按：周炳琳先生方纔說到五三晚上北大學生集會於北大第三院大禮堂，決定次日的遊行示威。）至於後來的街頭演講，清華倒幹得很起勁，一千多人被關起來，其中有許多是清華的。我那時候呢？也是因為喜歡弄弄文墨，而在清華學生會裏當文書。我想起那時候的一件呆事，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積習，竟有這樣深：五四的消息傳到了清華，五五早起，清華的食堂門口出現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，就是我在夜裏偷偷地去貼的。所以我今天看了許多同學的壁報，覺得我那時候貼的東西真太不如今天你們的壁報了。我一直在學校裏管文件，沒有到城裏參加演講，除了有一次是特殊的之外。那年暑假到上海開學生總會，周先生（炳琳）代表北大，我代表清華到上海聽過中山先生的演講，我的記憶極壞，此外沒有甚麼事實可以報告，祇知道當時的情緒，就像我的貼滿江紅吧！

方纔張先生說五四是思想革命是正中下懷，（記者按：張奚若先生說到「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，五四則是思想革命。」）但是你們現在好像是在審判我，因為我是在被革的系——中文系裏面的。但是我要和你們裏應外合！張先生說現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，我認為還是太客氣的說法，實在是整個都走向去了！是開倒車了！現在有些人學會了新名詞，拿他來解釋舊的，說外國人有的東西我國老早就都有啦！我為什麼教中國文學系呢？五四時代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是愛國的，民主的，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團結起來救國。五四以後不久，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，提倡 *Nationalism*，不過那是感情上的，我並不懂得政治，也不懂得三民主義，孫中山先生翻譯 *Nationalism* 為民族主義，我以為這是反動的。回國以後在好幾次的集會中曾經和周先生站在相反的立場。其實現在看起來，那是相同的。周先生：你說是不是？我在外國所學的本來不是文學，但因為這種 *Nationalism* 的思想而注意中文，忽略了功課，為的是使中國好，並且我父親是一個秀才，從小我就受詩云子曰的影響。但是愈讀中國書就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，我的讀中國書是要戳破他的痞疤，揭穿他的黑暗，而不是去捧他。我是幼稚的，但要不是幼稚的話，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。青年人是幼稚的，重感情的，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，有時並不是可恥的，尤其是在一個啓蒙的時期，幼稚是感情的先導，感情一衝動，纔能發出力量。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，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，因為矯枉過正纔顯得有力氣。當時要打倒孔家店，現在更要打倒，不過當時大家講不出理由來，今天你們可以來請教我，我念過了幾十年的經書，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，因為那是封建社會底下的，封建社會

是病態的社會，儒學就是用來維持封建社會的假秩序的。他們要把整個社會弄得死板不動，所以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。我相信，憑我的讀書經驗和心得，他是實在要不得的。中文系的任務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，纔不至於開倒車。但是非中文系的人往往會受父輩詩云子曰的影響，也許在開倒車……負起五四的責任是不容易的，因為人家不許我們負呀！這不是口頭說說的，你在行為上的小地方是會處處反映出孔家店的。

原載《大路》第五期。



給西南聯大的從軍回校同學講話

我也是參加校務會議的一分子，但我所講的只代表我個人。關於治標治本的問題，剛纔查先生、馮先生說的很清楚，很詳細。我也替大家感到很高興。不過我想，大家是去從軍，而不是去治標。這些治標的對象是我們造出來的，所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。自縛自解只是繞圈子而已。但是這種治標，不是我們從軍的目的，從軍的目的就是治本。假使不以治本的目的去從軍，則我們還配得上做一個知識分子麼？談到知識分子，我們總以知識分子自誇，覺得很驕傲，很光榮，這與其說是光榮，不如說是恥辱。由於知識分子少，固然顯得寶貴，顯得身價高。因此我們的地位之尊貴是由和一般沒知識的大眾相形之下而成的。所以我們個人之光榮，是以國家之不光榮換得來的。我聽到很多從軍同學回來訴說在印所受的污辱。如有一個盟軍俱樂部，英國、美國、法國……連印度人也准進去，獨不准中國人進去，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“China man”，不管你知識分子不知識分子。可見你們個人在國內可以很神氣，而在國外人家就不管你什麼東西了。所以國內不改善，在外人看來，你們只是一樣的中國人！把這些經歷，反省反省，認得清清楚楚，就不會白去了。

我們去從軍，受那些連長、排長，那些老粗的虐待，或是過分的恭維，也還是如刀割般苦痛的。我們可以罵他們：

「正是你們丟了我們的臉，使我們受外國人的罪！」大家想想，爲什麼他們這樣想？想一想吧，這原是我们責任！抗戰以來，感到軍隊裏知識分子太少，都希望趕快讓知識青年去從軍，借此機會改善軍隊。但是爲什麼到今日纔曉得要找知識青年？根本我們的打仗就不想要知識青年來打的！本來，戰爭之發動就是用農民壯丁來幹，農民去送死，我們去建國。這說來好聽，根本當時的軍隊就沒有組織，沒有計劃。送死，由他們去！以前賣台由他們去，現在就輪到他們管你們了！當初，苦事讓人家幹，現在因他們而去臉，我們是不應該把他們當作敵人來仇恨他們，或可憐他們，這是錯的！這是整個社會制度表現出來的現象。當初他們入伍時候，是沒有知識就拉過來的，等到入伍後，也從未教一點知識給他們。相反的倒是讓他們身體沒閒，或者寧願他們睡死病死，卻千萬不要讓他們的腦筋清醒，不讓他們有知識。

統治者只要奴才去打仗，不要知識分子去打仗！好像現在要打內戰啦，你們肯幹嗎？所以他們當初一時妙想天開，想找些知識分子去從軍。他們一則糊塗，一則聰明。聰明的是這麼一來，他們祇把你們當一般壯丁一樣訓練。你們受得了就來，受不來就活不了。他們要把你們壯丁化，麻醉你們，麻醉得越多越好，奴化得越多越好。所以，人家是聰明的，我們就不能太笨了！現在我們可以反省一下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？想對了，也還不愧爲一個知識分子。上了當就要變乖。要知道絕不是幾個知識分子抱着空中樓閣的理想，老是想從事改良改良，這麼天真就辦得到的。但是我們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武器！只要我們是人，有人格，這人格的尊嚴就是我們的武器！千萬不要自己欺騙自

已作知識分子就要作一個真的知識分子！不是普通的技術青年而要作個智慧的青年！千萬不要因為人家多給你們幾個錢的待遇就算了事，要從大處看！

今早有一個從軍同學給一首詩我看。好詩，但寫得我不同意。他說印度人怎的沒希望了。是人就有希望，祇要我們團結和醒覺！除非我們是蒼蠅，是臭蟲……打了八年仗，八年前和八年後的蒼蠅都是一樣的，是人就變了，受了這麼多的苦是會變的！儘管受盡壓迫和痛苦，終有一天是印度人的世界，而不是英國人的世界。印度有希望，何況我們中國！

還有一點，以為只有知識分子，纔有辦法，別人一概不成。這種想法是錯的。不要以為有了知識分子就有力量，真正的力量在人民。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知識配合他們的力量。沒有知識是不成的，但是知識不配合人民的力量，決無用處！我們知識分子常常誇大，以為很了不起，卻沒想到人民一醒覺，一發動起來，真正的力量就在他們身上。一班人活不好，吃不好，聯大再好，也沒有用的。我們是知識分子，應有我們的天職。我們享受好義務也多，我們要努力。但以爲自己努力就成了，就根本錯！剛纔那位寫詩的同學說：印度人像沒有生命似的，這纔厲害。只有我們知識分子纔怕死，人家不知死，渾渾沌沌的把生命分的不清楚，一旦把他們號召起來，還得了！武器在我們手裏時，就覺得這是不好玩的，要人命的東西；在他們手裏，幹起來就拚，因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，所以越壓迫，越吃苦，報復起來就越厲害！因此我希望諸位無論幹那種工作，不要以為自己是大學生。這不該看成普通的謙虛，一種做人的手段，

因為我們確實不如他們。不但口裏說，而且心裏也硬是要想：我們是不如他們的。我們的知識是一種贓物，是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得來的。可是知識救不了我們，他們那些人敢說敢做，假如真要和我們拚起來，我們只有怕，沒有辦法！所以，問題就在他們要拚不要拚的問題；如果要，那我們就完了！

只有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裏，在一個沒有人剝削人，人食人的社會裏，知識纔是一個武器；知識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裏纔有大用；不然，是不中用的。所以，我希望各位能較抽象，較遠大，較優勁地看去。我所以說是優，因為許多人都以他們的經驗，說我們這樣作是幼稚，是優。其實我們的經驗越多，只越教我們怯懦而已。現在，在軍隊裏，可惜不是你們作主，但假如我們是和人民在一起，我們就有希望了。

（五）

（黃海記）

獸·人·鬼

創子手們這次傑作，我們不忍再描述了，其殘酷的程度，我們無以名之，只好名之曰獸行，或超獸行。但既已認清了是獸行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類的道理和它費口舌了。甚至用人類的義憤和它生氣，也是多餘的。反正我們要記得，人獸是不兩立的，而我們也深信，最後勝利必屬於人！

勝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，不過有時也實在曲折得可笑。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日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路。村子附近發現了虎，孩子們憑着一股銳氣，和虎搏鬥了一場，結果遭犧牲了。於是成人們之間便發生了這樣一串紛歧的議論：

——立即發動全村的人手去打虎。

——在打虎的方法沒有布置周密時，勸孩子們暫勿離村，以免受害。

——已經勸阻過了，他們不聽，死了活該。

——咱們自己趕緊別提打虎了，免得鼓勵了孩子們去冒險。

——虎在深山中，你不惹它，它怎麼會惹你？

——是呀！虎本無罪，禍是喊打虎的人闖的。

——虎是越打越兇的，誰願意打誰打好了，反正我是不去的。

議論發展下去是沒完的，而且有的離奇到不可想像。當然這裏只限於人——善良的人的議論。至於那「爲虎作倀」的鬼的想法，就不必去揣測了。但願世上真沒有鬼，然而我真擔心，人既是這樣的善良，萬一有鬼，是多麼容易受愚弄啊！

八年的回憶與感想

說到聯大的歷史和演變，我們應追溯到長沙臨時大學的一段生活。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跑出，到長沙集齊，住在聖經學校裏，大家的情緒只是興奮而已。記得教授們每天晚上吃完飯，大家聚在一間房子裏，一邊吃着茶，拉着煙，一邊看着報紙，研究着地圖，談論着戰爭和各種問題。有時一個同事從北方來到，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困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。大體上說，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，只有着戰爭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，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。既然我們被迫不能不打，只好打了再說。人們對於保衛某據點的時置已久，意見有些出入，然而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戰事如何結局的問題。那時我們甚至今天還不知道明天要做甚麼事。因為學校雖然天天在籌備開學，我們自己多數人心裏卻懷着另外一個幻想。我們腦子裏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，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，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，自然我們自己也不是例外。於是我們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，或上前方參加工作，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，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衆教育上盡點力。事實證明這個幻想終於只是幻想，於是我們的心理便漸漸回到自己崗位上的工作，我們依然得準備教書，教我們過去所教的書。

因為長沙聖經學校校舍的限制，我們文學院是指定在南嶽上課的。在這裏我們住的房子也是屬於聖經學